



爱，经得起误会；爱，不需要解释。

我知道， 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

方智高 / 著

为了再见你一面，我已经坚持了很多年……

本书不推荐你在公共场所阅读，
除非你能拼命忍住自己的眼泪。

作家出版社



I KNOW
In fact You Always By My Side

方智高／著



我知道，
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知道, 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 / 方智高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063-7226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4895 号

我知道, 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

作 者: 方智高

责任编辑: 盖启天

装帧设计: 尚世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6 × 230

字 数: 147 千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226-8

定 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

自序

献给父亲——1

楔子

致父亲——6

第一章

被遗忘的人回来了——8

第二章

阿城的时光——24

第三章

我爱你，但我想朝幸福的方向奔跑——81

第四章

全世界最爱我的人——126

第五章

我爱你那么多——171

第六章

原来你们一直都在——218

第七章

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边——254

自序 献给父亲

从我开始构思这个故事起，我的记忆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那座遥远的小村庄，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它的名字叫方厝村。

如此小的一个村子，放到中国的版图里，就如同沉入大海的尘埃，连个坐标方位都找不到。但对我来说，这片小小的土地却收藏了我所有的温暖。

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。那个年代，农村还没有计划生育，家家户户都以多生为荣。在众多孩子里面，父亲排行老幺，虽然最小，却并没得到更多的照顾。家家粮食短缺，孩子们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。

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父亲也是如此。岁数不大就背井离乡半工半读，艰辛自然不必言说。在我年幼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早出晚归，而我又贪恋着和父亲拥有更多的相处时光，以至于他每次出差，我都分外难过。父亲只好用他温暖厚实的大手怜爱地揉搓着我的头发说：“儿子不哭，晚上爸爸就回家啦，给你带好东

西回来。”

我的童年，就是在这样的等待和期盼中度过的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父亲的电话和书信总是来得很勤，这是我和母亲最珍贵的礼物，也是我和母亲最快乐的时光。尽管他已经竭尽全力，我们却并未过上殷实的生活。幼时的我对金钱尚没有多少概念，常常因为一些琐事疑惑不解。比如母亲做排骨汤，为什么都是我吃肉，父母喝汤？为什么别家孩子都去理发店修剪头发，而我却是父亲亲自动手？再有，玩具店的玩具明明漂亮又好玩，父亲却总是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，自制玩具给我玩呢？

诸如这样的疑问，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，每每想起自是鼻子一阵酸涩，愈发体会到父爱的厚重。

上幼儿园以后，父亲更加忙碌了。我常常成为班里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，孤零零守在教室里。那时我很委屈，埋怨父亲总是迟到。父亲却始终骑着那辆破旧的凤凰牌卡拉恰（自行车的福州话），风雨无阻地接送了我好几年。父亲载着我，穿梭在福州的大街小巷，清脆的车铃声洒满一路，串成记忆里最动人的声音。

再大一点，我和所有的小孩一样，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叛逆

期。那点刚对世界形成的些微认知，让我自我膨胀到了极点。除了我自己，似乎其他人都是错的。父亲察觉到我的变化，更加细事无巨细地管教我：每天检查我的作业，陪着我复习预习功课……我对父亲这套老把式很是厌烦，自以为是地想出了对付他的小点子。

一次，我把奥林匹克数学题拿回家，藏起解题需要的公式，谎称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，解答不出来。父亲拿过题就进了书房，而我则幸灾乐祸地早早去睡觉了，幻想着明早看到父亲出丑。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第二天一早就看到题目和解答安静地躺在书桌上，父亲竟然把每一道高难度的题都解答了出来，公式都是以变形的方式推导出来的。他一定是彻夜未眠……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，为自己的小聪明深感内疚和悔恨。

从此以后，我发誓要痛改前非，做个让父亲放心的好孩子。我开始学着为父母做事，为他们倒一杯水，夹一次菜，盛一碗饭……这让他们欣慰不已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而我却感到心酸，父母之于我的恩情何止天地大，而我为他们能做的如此微不足道，都可以令他们心满意足。

后来，我进大学念书，父亲仍不忘给我打气和鼓励：“不管你有什么梦想，勇敢去追，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只有你经历了才能体会。无论如何，有爸爸在呢。”

父亲对我而言，犹如一盏指引航向的灯塔，赐予我光和温暖，一路呵护陪伴。

到巴黎后，离家在外的我对父母的思念与日俱增，面对早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孩子，父亲说：“在外面很辛苦，多照顾好自己，爸永远是你的避风港，你是爸的自豪！”

而我却从亲友的口中得知，为了不让我担心，他连生病住院也没有告诉我。父亲期盼着早日团聚，这样他便可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地下厨烹制各种美味佳肴，做给母亲和我吃。

这便是我的父亲。他没有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在我心中却如同英雄一样伟大。这也是我写此文的初衷和灵感。书写的过程中，我无数次回忆起他的谆谆教诲和那些温暖的片段，情到深处泪湿眼眶。这份爱，磅礴宽广，如同河水蔓延淌过我的血脉。

父亲，一直以来，我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回报你什么，越大越懂得你这些年的不容易。在岁月的浪涛里，我看着你的背影，伴随平平仄仄的韵律，陪儿走遍万水千山。岁月如梭，不变的是，那份波澜不惊的厚爱，血脉流淌的浓情。我多么希望可以让时间停留，让你不再变老；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，为这个家多分担一些责任；我多么希望我是你的骄傲，不再让你为

我而操心！

父爱无言。一滴水要怎么样才不会干涸，就是让它流入大海。你的爱，就像大海一样，平静，宽阔，浑厚。

我愿永远徜徉于这条父爱的大河，永远地敬爱您——我的父亲！您是最好的父亲！

谨以此书，献给我最爱的父亲，并向全世界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致敬！

方智高 于巴黎

楔子 致父亲

这个男人，用他磅礴的爱汇集成一片海洋。

我在那片汪洋大海里出生，长大，从婴儿到童年，少年，再到成年。

我记得海里每一滴水的味道，甘甜的、芬芳的、烈性的；我记得每一朵涟漪的形状，柔和的、坚硬的、抽象的。

是的，我热爱这片父爱之海。

它贯穿于我的整个生命，纵使他已经消失，但那片心中的海仍旧存在着，在我活着的岁月里，每时每刻都可以感觉到溪流漫过心坎的温暖。

这就是——父亲的味道。

现在——

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也不可能取代这个男人在我心中的位置。

虽然他曾经给过我伤害，给过我疼痛；虽然，他甚至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在我心里却胜过生父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是这个男人抚养我长大，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他只是这个世界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其中一个，他没有做出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，也没有任何值得千古传颂的传奇人

生，但——在我心中，他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父亲！

我为我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和自豪！

我将永远爱他——父亲！

——江小川 《父亲，我心中永存的河》

第一章 被遗忘的人回来了

01

那个被遗忘的人来了。

在那个暮色苍茫的隆冬的傍晚。顾里城的夜幕比任何一天都来得早，只不过6点来钟，天色已经灰蒙蒙的暗下来。漫天的大雪纷飞，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几度，街道上鲜有行人，就像童话里洁白的冰雪王国，干净却又孤寂。

夜色，雾气，雪花，灯光，暖气，充满着这座北方省会城市。这个时间大多数人家正烤着暖炉，聚在一起吃晚饭。西边城乡结合处的小院落，这是江小川从阿城搬过来的家。阿城说是城，实际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，和现在的顾里比起来，说是顾里的一条腿都算夸张了。江小川从没喜欢过阿城，倒并不是因为阿城只是个小镇，而是阿城有他阴霾的童年。

阿城是他藏起来见不得人的伤口，里面藏着12岁之前的江小川。关于他童年的记忆，这里除了江天吾和杜玲，谁也不知道。在这里，他过着和正常孩子毫无区别的幸福生活，有疼爱他的父亲，宠溺他的母亲。学习成绩优异，在学校被老师捧在手心爱护。长相英俊，更是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幻想的白马王子。江小川对现在的生活很是满意，以前的隐忍少年，现在也学会“咯咯”

地笑出声音，惹得杜玲养的那只大公鸡误以为来了母鸡，兴奋地阵阵打鸣。

公鸡打鸣的次数日增，江小川笑的次数也在增加，那个忧伤的小小少年已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。

江小川已经很久不去想阿城的光光了，极少数时候，那些汹涌的回忆从愈发狭窄的缝隙里钻出来，仅仅冒个泡，连开成一朵微小滴花的机会都没有，便快速破灭了。仿佛之前那漫长的时光，只是一场过于真实惨烈的梦。

他12岁之前的父亲江大海和母亲季茹花，便被埋葬在这梦的深处，如同埋葬阿城，决绝而倔强。他和他们背道而驰，他只管往前走——把这两个给了他生命的男女远远地甩在后面，一直远到再也寻不到。

现在，他管江天吾叫爸爸，管杜玲叫妈妈。这对夫妻非常疼他宠他，也许是始终无半儿一女的关系，他们对小川视如己出。

这是崭新的顾里，崭新的家，他想要牢牢握紧的幸福的新生。

此时，那个叫作江大海的男人，也许在梦里都不会梦到，某天他的名字会成为这个家的禁忌。没准儿，当他在外地流浪，夜晚随便找个遮风避雨的桥洞或车站睡觉时，还做着跟儿子见面时热泪盈眶激动人心的美梦呢。

但事实是残酷的，这边已经搬家过上幸福生活的一家三口，早已经将他禁锢在离幸福很远的地方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提及。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被江小川称作“父亲”的男人——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
但他偏偏来了！毫无征兆，就这么突兀地在一个谁也不会预

料到的隆冬的傍晚，敲开了大门。关于那些阴暗的日子，所有拼命想要忘记的不好的回忆……

全部的全部。

随着他的出现，汹涌地回归于江小川的脑海里。

02

那个被遗忘的人敲门时，这个温馨之家的男主人江天吾刚从工地上监工回来。他贤惠的妻子赶紧给他脱去脏外套，换上干净的居家服。江小川懂事地端来温水，附上毛巾和肥皂。江天吾清洗干净，盘腿坐在暖烘烘的炕上等待开饭。

“爸，我去厨房给您先倒杯热水暖暖胃。”

“谢谢小川。”

“说啥谢谢呢，你是我爸啊。”

“对对，我儿子真是懂事。”

江天吾脸上浮现着欣慰的笑，目光慈爱地目送着少年消失在门口中瘦削的背影，从心里感激着老天爷的馈赠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

“这大冬天黑灯瞎火的，又是吃饭的点上，谁会来串门？”

江天吾纳闷地问，披了件厚外套就出去开门了。随着咯吱作响的突兀声音，铁门打开——门口矗立着一个男子，穿着臃肿的大棉袄，他那瘦削的身体显然不能支撑起宽大的衣服，空落地罩在形如枯槁的身体上。路灯昏暗的光打在雪地上，泛着暗黄色的光，男子在这背景的映衬下，有种不可言说的悲凉。

“你是？”江天吾疑惑地问，又朝着对方走近了几步——这时，他方才看清那一头蓬乱的头发下的脸：苍老黝黑的皮肤，眉弓骨和颧骨生硬地凸出，几乎找不到一点肉，像是一张皮包裹着

的标本，已经瘦得变了形。

但这张脸无论如何变形扭曲，他江天吾也不会忘记。

是他，是他回来了。

江小川从厨房端着热水杯子出来，却发现江天吾不在房间里。猜测他是尿急去了厕所，便转身去厨房准备碗筷。杜玲阻止道：“小川，这是女人干的活，去桌上等着！”就把江小川推了出去。

杜玲总是笑咪咪的，声音温柔甜腻，一点不像北方女人，倒有几分江南女人的婉约。江小川打心眼里喜欢她，早从心里把她当成了亲娘。

江小川看见杜玲忙里忙外张罗着一家子的晚餐，心疼地说：“妈您别太辛苦，那我去陪爸爸了。”

“好哩，你们爷俩都上炕等着，今晚吃韭菜饺子。”

“真香，我和我爸要吃五十个。”

江小川馋得直咂嘴巴。

杜玲点了点他的鼻子：“小馋虫，妈管你们爷俩吃够！”

江小川不好意思地摸后脑勺，欢喜地关上门等吃去了。杜玲继续在厨房里干活，愉快地哼着陕北的民歌。她是那么爱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，她甚至一度觉得这孩子就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。

这个家看起来温馨而幸福，除了一家之主江天吾，谁也不知道幸福的时光即将被打破。

江小川从厨房出来，刚走到院子里，就听到门口传来对话声音。那个声音存在于他的记忆深处，太过熟悉，这声音和阿城紧密相连，贯穿他整个撕裂的童年。只听那声音说：“兄弟，我是

大海啊，可让我找到你们了！”接着是憨厚的嘿嘿的笑声。显然这声音的主人还处在久别重逢的兴奋中。

“啊，大海，真的是大海……”这充满震惊的声音来自江天吾。

“天吾哥，是我。”

“茹花找到了吗？”

“唉，这天下如此之大，找一个人谈何容易，一言难尽啊……”那声音接下去问起重点了，“小川呢，他还好吗？可想死我了。”

问题一出，江天吾的热情明显像泼了一盆冷水，一下子冷却下来。他声音陡然之间变了调子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好……好……小川可好着呢。”

后面两个人还在寒暄说着什么，江小川只觉得脑袋瞬间短路似的乱糟糟的，他全身的神经都冻结了，半天回不过神。过往的回忆在脑海里上蹿下跳，像好不容易逮着机会的逃犯，迫不及待地往外钻。

那些逃出来的回忆，在他脑海里猖獗地四处奔跑。它们拽着江小川，把他的魂也拽回了暗无天日的阿城。少年愣在原地，泪水无法自控地溢出眼眶。

杜玲端着热气腾腾的一大盘饺子从厨房出来，就发现了江小川的异常，等走近见他满脸泪痕，顿时吓了一跳。

“小川，你这突然的是咋啦？”杜玲顾不上那么多，举着端盘子的双手，用胳膊肘子碰了碰江小川。

江小川抬头看了眼杜玲，小声说：“妈，他回来了。”

杜玲瞬间明白了小川口中的他指的是谁，下意识地问：“江大海？”

江小川点头。

得到肯定的答复，杜玲先是笑起来，接着笑容逐渐扭曲，那端着碗盘的手，也随着她脸上的扭曲程度哆嗦个不停。

就在那盘饺子快要掉下去时，江小川眼疾手快地接了过来。他看了杜玲一眼，默默地端着饺子又回了厨房。杜玲也木呆呆地跟了进去。

“妈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母子两人蹲在厨房温暖的灶台前，江小川侧头看着杜玲，她正凝视着灶火门里跳跃的微小火苗发呆，于是碰了碰她胳膊，小声问。

杜玲慢慢移过头，对上江小川的目光。她的表情用情至深，深至绝望。

“小川，他是来接你的吧？”她问。

小川点点头，又摇头：“我妈还没找到，也许他会接着去找……”他的表情明显很失望，母亲是他对江大海唯一的期待，但他没找回母亲，独自回来了。

“这么多年了，也许他是死心了。”杜玲说着又开始落泪，“想来他是来领你回家，相依为命过日子的。”

杜玲说着转过身，面对着江小川，那些还未熄灭的小火苗将她脸映衬得红彤彤的，使得原本就柔和的脸，愈发彰显出母性的慈爱光辉。

她的光辉增加一分，江小川脑海中季茹花的光辉就减弱一分。这个时刻，他突然觉得生母的光辉已经微茫得快熄灭了，但他并没有挽救一下的意思。江小川朝杜玲又靠近了些，他觉得现在在自己已经完全在她的光芒之下，被她的温暖包裹着，温暖极了、舒服极了——他需要她。

“妈，我不会让他带走的。”江小川坚定地说。

等江天吾安顿好江大海，进厨房找江小川时，见到的就是蜷